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有些繁體原來是簡體

查閱中文字典，也是好消遣，一字一字研究，趣味性並不亞於閱讀散文小說。尤其是很多超過二十筆劃以上的深字，一直深鎖在字庫裡頭，從未在任何白話甚至文言體的文章上出現過，用不着，字典上看到了誰也不會留意，可是偶然留意，就發覺其中有不少筆劃多的字，原來竟然像打入冷宮的正宮娘娘，你不帶它出來，就有可能永遠不見天日。

這裡不妨隨意說說歙／飁／颿這三個字，筆劃密麻麻的，夠深奧了吧。說「吹風」「風帆」，大家都會明白，可是說歙風／飁颿就不明白了，原來歙就是吹，飁就是風，颿就是帆，那幾個多筆劃的才是本體字，那麼說，我們就不期然知道，慣常在文章上出現的繁體字，有些也是簡體字了，最明顯风不是風的簡體，風才是飁的簡體。字裡尋宗問祖，也真有趣。

那類正宗繁體還多得很，如「七黼（秩）開一」「應酬（疇）」「剃（鬄）鬚」「偷闚（窺）」「闕（嫖）妓」，有些甚至輸入法也打不出來，鎖在冷宮，化石了，誰還會認真理會到？有人懂得寫，也沒有人看得懂，可以說，這才是繁體中的煩體。

最初看到簡體字中的「尘」是塵，有點驚艷，覺得它實在簡得太妙了，直覺看來，小土不是比塵更塵嗎？可是想想也未必，這尘再小也是土，怎可以是塵，塵總是積聚成堆時才眼見，而且一定要吹得散；「塵」字筆劃疏而不實，似聚非聚，始終最為形似，雖然不明白為甚麼土上面的是鹿，但如果土上的不是鹿字是「散」字，意思也許更接近。至於「地」的原字是「墜」，才繁得莫名其妙，不如索性由它「土也」。

真正的繁體，字中都有故事，如那個「咬」字，本來寫作「嚙」，鮮明見齒，這個六書中的會意格，要比借音「交」字邊便來得妙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輕鬆探索西日本

旅遊日本各地，懂得善用各款鐵路周遊券，不但能夠掌控交通消費預算，還可以引領到一些先前完全沒有規劃遊逛的地點，可以算是重要的意外收穫。

規劃六月份的關西遊，在網上得知日本鐵路公司剛發行一款新的西日本廣域周遊券，特別為旅遊關西地區的海外旅客而設。只需七千日圓，便可連續四日，使用這張周遊券無限次數乘搭西日本鐵路交通工具，包括新幹線列車、特急列車、準急列車、快速列車、及普通列車，而使用的覆蓋地域範圍，比以前使用的同類周遊券更廣闊，亦即是利用這款新的「西日本關西廣域周遊券」可以去到距離關西中心城市更遠的地方了。

十多年日本關西的旅遊經驗，心繫的、親身的來來去去就是大阪、京都、奈良、神戶，近年才發現和歌山、淡路、和日本海沿邊的小城市如敦賀等都各有不同的景觀情韻，令人眼前一新。

看着西日本的地圖，比對着周遊券的使用路線覆蓋圖，發覺原來有很多未曾造訪的地方，可以藉此機會遊逛一下。雖然周遊券只有四日限期，但經過仔細規劃、善加利用，卻是效益無窮，是探索西日本的犀利武器！

由關西機場搭乘機場特急列車到新大阪、由新大阪搭乘特急列車到兵庫縣的城崎溫泉、由新大阪搭乘新幹線子彈火車到日本中國岡山縣的岡山市及倉敷市、最後由岡山再搭乘新幹線及機場特急列車到關西機場，這個原來需費超過二萬日圓的交通線路，就依靠手持只需七千日圓的周遊券，逢關過關（火車站的白色特別通道），輕鬆上路。

琴台客聚

孫浩浩

OBJECTION

某天翻開報紙，見到報章上大字標題寫着：「Objection，法官大人，一句對白兩大錯誤，免誤導觀眾，律政司教TVB拍劇」。起初還以為是否哪個劇集犯上了嚴重錯誤，引致律政署也要開聲，馬上細心翻閱內文，原來是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指電視劇上的法庭情節與現實有偏差，所以要派檢控官到電視台開班，希望撥亂反正。

報道中主要提及兩點謬誤：一，法庭上對法官的稱呼，基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故在庭上「法官大人」的尊稱早已停用，改稱為「法官閣下」；二，律師在庭上只會在律師席上發言及提出質詢，而不會走到證人及陪審員面前力陳案情。

對於第一點的指控，請大家細心回想一下，有多少個年頭沒有再在電視劇中聽過「法官大人」這稱呼？如果有的話，請清楚列明是出自哪一套劇集。現今的電視劇都十分着重資料搜集，「法官大人」這稱呼在回歸之後都已絕跡了。電視台每逢開拍以律師或法庭為背景的劇集，都會要求每個編劇到法庭聽審，親身體驗整個審訊過程，並會邀請律師作為該劇的顧問。當中有部分的編審、編劇甚至曾擔當過陪審員，試問又怎可能會犯上這等錯誤？

個人十分喜歡做資料搜集這階段，因為往往都能令人大開眼界，增廣見聞。可是向政府部門做資料搜集，則十分令人皺眉。首先，政府部門預約需時，往往拖延好久才能碰面，即使會面很多官員都只會打官腔，提供一些最正路、最例牌的答案，報喜不報憂，深怕我們會破壞他們的形象，許多資料都被列為機密，不會外洩，想要找到最真確或一些帶爭議性的資料，只有私底下找朋友幫手。

至於第二點，指律師只會在律師席上發言，不會大聲疾呼「objection」，更不會走到證人及陪審員面前力陳案情，這一點十分值得商榷。法庭戲好多時都講求張力，劇情必須要峰迴路轉才好看。如果一味講求真實性，律師站在律師席上講足幾頁台詞，沒有走位，雙方沒有互相角力，那只會變成實況戲劇，而非戲劇，戲劇就需要有戲劇性。

那時《On Call 36 小時》播出的時候，都曾經有人向我提出質詢，指醫生在手術期間怎可能在手術室內如此詳盡的講述手術程序？我的回應是這劇我們先後訪問過二十多位醫生，實習醫生跟隨專科醫生入手術室，這是必須的學習過程，有醫生確實會在手術過程中一邊做手術，一邊教學生下一步應該怎樣做。但當然真實情況不會如劇集講解得如此詳盡，可是現實中的觀眾如你和我，沒有受過醫學訓練，若不加以講解，誰會明白劇情發展？

電視劇是屬於大眾傳媒，令受眾明白是我們的責任。而在製造戲劇效果之餘，當然也不能漠視事件的真實性，這兩者之間必須要找到一個平衡點。編劇們都是願意接受批評的，但這樣不符合事實的大字標題的批評，對一班辛苦耕耘的台前幕後工作人員都不公平。我更加不希望這是國民教育的翻版，要我們一班電視人替觀眾進行洗腦式教育。

百家廊

林婉

好詩如佳釀

周末的下午，我慵懶地倚躺在家後花園的櫻桃樹下，翻看着一本詩集——台灣商務印書館新出版的傅正明翻譯的《英美抒情詩新譯》。封面上，一幅淡雅的英國風景水彩畫，石橋綠樹，古典的尖頂別墅，倒也別致。從目錄看，這本英詩漢譯詩集裡收集了不少英文名詩，詩文有重譯，也有新譯。

我漫不經心地信手翻到譯註部分，幾行清新美妙的詩句霍然跳入眼簾，頓覺眼前一亮。這是19世紀英國詩人艾內斯特．道森的一首題名為《春》的詩。我不曾讀過道森的作品，便好奇地挑來先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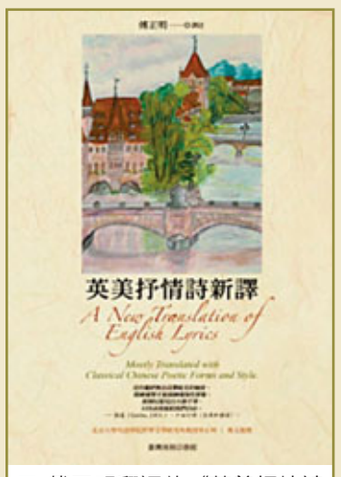
一詩讀畢，我幾乎癡了。手中的詩行牢牢拽住我的視線，詩人的吟詠在耳邊反覆迴響：

看那林中柳枝垂葉，……草地披上了百花編織的披肩，清氣和煦夾帶甜美的五月陣雨，/爭鳴的百鳥旋律清甜。可那靈魂之春，靈魂之春，再也不會重臨你我心田。

看那忙碌的蜜蜂悠悠飛舞，細語嗡嗡穿行在杏樹之間，……苔蘚苗床上報春花領先綻放，小徑旁綴滿芳香的紫羅蘭，可那靈魂之花，靈魂之花，再也不會綻放在你我心田。

我的心被那詩句深深打動，掩卷沉思起來。久已存封的前塵往事暮然重現眼前，萬千思緒紛至沓來。我抬頭環視四周，後花園裡陽光明媚，濃綠的櫻桃樹枝掛着瑪瑙般的紅果，蜜蜂在草地上、木柵欄間飛舞，鳥兒時而在樹枝間撲騰，時而在枝頭高鳴低唱。一個念頭在我腦海中盤旋：人生多麼無奈！縱然眼前是良辰美景世外桃源，那曾經純淨快樂的靈魂之春或許早已遠離我心田？那昔日的青春風華靈魂之花是否已凋謝不再？一時間，我恍然不知身在何處。詩境幻景，還是俗世人間？

唉，難道這就是詩歌的藝術感染力？道森，你的一首小詩闖入了我心的禁地，叫人百感交集，悵然若失！我該崇拜你，還是埋怨你？還有譯者傅正明，我該感謝你？還是埋怨您？



■ 傅正明翻譯的《英美抒情詩新譯》。 網上圖片

呆思良久，才捧起詩集翻到前面譯詩的正文，發現，還是這首《春》，卻變成了古詞牌體：春（玉蝴蝶慢）。看了上下闋，我忽然變得頭腦清醒，精神亢奮起來！心裡叫道：「好漂亮的詞，好精彩的譯文！」

滿身染綠，萬樹歡顏，草地茵茵，花色覆蓋披肩。氣清冽，甘霖五月，百鳥鬧，旋律清甜。惜春天，暮春魂斷，你我心田。

貪看，群蜂採蜜，不知悲苦，杏樹之間，細語嗡嗡，壽星逗得少年癲。翠苔地、一花領艷，步小徑、賞紫羅蘭：惜心間，枯花長謝，你我心田。

不懂詞律的我，對照英文原詩細細讀來，感覺它翻譯準確，文筆優美，音韻鏗鏘，餘味無窮。我曾看過一些被譯成詞體的英詩，總覺得不盡如意，像蘇格蘭的威士忌摻進了中國茅台，變成了不中不西的怪味酒。可在傅正明的這本詩譯裡，我驚奇地發現，有些英詩用古典詞體譯出，同樣能準確地表達原詩豐富深刻的情感，同樣能生動地體現原詩的優美文字和意境，英詩的原汁原味仍在，卻平添了一種中國文化的醇香。

一首英詩，用漢語的兩種風格體裁——自由體和古詞牌譯出，字字珠玉潤圓，聲聲如歌如樂，且各有其美，各有其妙，竟能令讀者甘之如飴，愛不釋手！我想，這大概算得上詩歌翻譯的化境了吧。

我像一個無意中闖進了奇妙仙境的野孩子，被一行行花兒般的詩句召喚着，吸引着，帶着探究和好奇之心，在這座百花盛放的園林裡探幽，倘佯……

詩集裡，收有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第十八首，「 問君何所似，可否比春日」。我曾讀過這首詩的一、兩家譯文。傅正明將之重譯為：

問君何所似，可否比春日？春輸一段柔情，君多三分麗質：五月瘦蕾，難堪晚來風急。……便縱有芳菲滿地香馥鬱，怎奈萬物變易，美更容易遇劫。唯君挽住春光夏時，神采丰韻，永不凋敝。

這裡，原詩中的「夏日」被譯成了「春日」。看起來是誤譯，其實，英國的夏日不似中國的炎夏，而是和暖涼，處處鮮花綠樹，更似中國的春天，所以用春日反而比直譯為「夏日」更能體現詩人的原意，準確地表現了詩人對戀人的款款深情。

相比現有的譯文，傅譯的文筆更美，詩歌表現的形象更飽滿。

傅正明在本詩集的前言裡提到英國詩人豪易特的《去燕》，並列出了上世紀初的蘇曼殊的譯文，令我很感興趣。蘇譯如下：

燕子歸何處，無人與別離。女行夔誰見，誰為感差池。女行未分明，蹀躞復何為？春聲無與和，呢喃欲語誰？遊魂亦如是，蜕形共馳騁。將翱復將翔，隨女天之涯。翻飛何所至，塵寰總未知。女行諒自謫，獨我棄如遺。（蘇曼殊1927）

傅正明將此詩以詞牌體重譯，題為《離燕》（河傳）。

離燕？/誰見？/孤帆飄遠？/誰送它行？/有無凡眼？/啼鳥鬧夏/誰聞？/去來瀟灑魂！/塵寰隱逸/如歸燕。/花季晚？/底事尋他岸？/竟無人曉，/高瞰寂寞空枝，/夢魂飛。

傅譯只用了短短幾十個字，緊扣原詩，字字璣珠，行行精煉，明顯達到了更高的藝術效果。

與上面提到的婉約詩風有所不同，雪萊的詩歌雄渾豪放。他是我最喜愛的英國浪漫派詩人。還在大學攻讀英國文學時，我就背誦過他的《西風頌》，至今仍記得郭沫若譯本那膾炙人口的詩句：「哦，不羈的西風！你秋之呼吸。你雖不可見，敗葉為你吹飛，好像魍魎之群在詛咒之前逃退……」

這本新譯詩集裡，傅正明將《西風頌》重譯如下：

「啊，狂野的西風，你這秋神的浩氣，吞吐呼嘯無形跡，抖落滿地枯萎……憑這詩韻的符咒將我的新歌，一字字傳入寰宇，如尚未熄滅的爐頭火星灑落莽原！啟用我的喉頭向沉睡的大地，吹響預言的號角！……

多麼動人心魄的詩句，簡直令人心潮澎湃，渾身熱血沸騰！譯文可謂形神兼備，較之郭譯，傅譯似乎更富於強烈的感染力。

英國偉大的浪漫派詩人拜倫的《星辰山嶽》，是一首世界名詩。蘇曼殊曾將此詩譯為七古。傅正明用詞牌（少年游）將此詩重譯為：

星辰山嶽，悄然寂滅？/波浪少精神？野洞幽深，/水珠滴落，無語淚無情？何須問：有靈之物，求愛解人心。/孽土銷形，此身歸去，/魂魄入洪溟。

相比現有的多個譯本，傅譯再次更為準確生動地的表達了詩人的原意。……

英格蘭的夏天，太陽久久高懸，我沉浸在詩的幻境裡，讀了一首又一首，欲罷不能，忘了時間，忘了前世今生的煩惱。不知何時，夕陽靜靜地收起了光芒，黃昏悄然降臨，櫻桃樹枝上，鳥兒撲騰鳴唱着，花園裡變得涼氣沁人。我恭敬地合上詩集，滿懷感激的心，任思緒在暮色中飄蕩……

難怪人們形容美好的藝術境界為「如詩如夢」！一首好詩，可以令人如癡如醉，物我兩忘；一本好詩集，可以令人如飲甘泉，如沐清風，獲取精神上的極大快樂和充盈！

而努力把國外經典詩歌原汁原味地譯介給人們的譯者，堪比辛勤的工蜂。他們採集世界文學百花之精華，釀造出芬芳百味的甘蜜。熱愛詩歌的人們，不可錯過這難能可貴的精神佳釀！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廣告惹人誤會

近年香港的中成藥廣告鋪天蓋地，整版整版地刊登。還請到一些當紅明星捧場，有的是利用他（她）的人氣招徠，有的更現身說法，說服了某某成藥，百病消除，頑疾治癒。這些廣告費用不菲，證明其利潤也相當可觀。

最近看到一則成藥廣告，又是全版，並以某男藝人現身說法。而其整版廣告的大字標題是：「戰勝頑疾復發轉移」，其原意大概是服了此藥，戰勝了頑疾復發轉移。

但一般的八字標題，人們都會以四個字作斷，變成戰勝了頑疾，但又復發轉移，這不是說，自己推銷的成藥，完全無效麼。

這位男藝人，的確是患過嚴重癌症，經治療後大概情況穩定。近況如何，不得而知。但藥廠刊登這個廣告，在大字標題下的「復發轉移」，令人觸目驚心，擔心這位名藝人的健康轉壞。而且在「復發轉移」大字之旁，便是他的半身大圖片，還有他的名字。關心他的朋友們，也許都會擔心「復發轉移」出現在他的身上吧。

細看廣告內文，才知道他們在宣傳西醫不能治好癌病這種「絕症」。用手術、化療、電療等等方法，不可能百分之百殺光「癌細胞」，最會出現復發轉移這類病徵。只有長期服用它們的這一類中成藥，才比西醫有「更突出的效果」。

中國文字，十分神妙。一個名詞，有多種用法，一個標點符號，可以有不同內涵。運用之妙，存於一心。正像這個標題，「戰勝頑疾復發轉移」，把頓點放在戰勝之後，便是說明此中成藥有效，能使頑疾不再復發轉移。把頓點放在戰勝頑疾之後，便是此人在戰勝頑疾之後，如今又復發轉移。

這個大篇幅廣告，只是個小小的錯誤。比起某女政客，在某大報寫文字不通的專欄，經我在本欄揭發其文字比小學生還不如之後，大概因此被責編撤掉其專欄。兩相對比，廣告的錯誤要好多了。

如果這個廣告，省掉轉移兩字，只寫「戰勝頑疾復發」，意思不是明白得多嗎？

隨想國

興國

販

去分析販這個字，初看很像是右邊一個揹着貝在走路，如果去想這個字，那就是有人想把貝反過來。前者就是小販，揹着東西做買賣；後者也是販子，只是買賣的是錢財，就像現代的銀行或股票行。

販字，不管左看右看，上猜下測，都只是販賣東西。小販有小販的買賣，大的販子有大單生意來做，目的都是想賺錢。最沒有良心的賺錢方法，就是人口販子了。當然還有造成金融海嘯的騙人販子。

據說印地安人做的手工藝品既漂亮又便宜，吸引很多遊客購買。商人看準機會，想用低價收購，再高價賣出，做其獨門生意，便找印地安人的首領商談如何大批收購。印地安人首領說，這樣的手工藝品，如果要大量生產，價錢卻比少量生產的高很多。商人不解，追問原因。印地安人首領說，少量生產對製造的工人來說，是一種天天都有的樂趣，如果大量生產，時刻重複同樣的動作，會令人生厭，所以要收高的價錢。

英國在雞蛋每個賣一便士時，便發生過一件事，商人向農婦收購價是每打六便士，農婦問可不可以加一點，商人說那是他們公司經過會議決定的價錢，不可能更改。第二天，商人發現農婦送來的雞蛋比以前的細小，便問農婦原因。農婦說，我的雞隻昨天也開了會議，做出決定，六便士一打的蛋，只能生出這麼個小大來了，沒有辦法。

所以同樣是販子，大盤商不要以為小販都比較笨。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美國自作自受

美國是全球化喊得最響的國家，因為全球化令美國文化或美國價值觀以不同的消費形式「入侵」他國，但美國萬萬想不到的是，當這種「入侵」成為習慣時，美國商人的思維模式也在潛移默化中轉變了，進而連製作工序也全部轉移了，只留下「品牌」這個空殼子了。

最近，美國參眾兩院議會領袖高調炮轟美國奧運代表隊制服由「中國製造」，成為美國朝野的熱門話題，不難想像，這事件及其衍生的問題會蔓延一段不短時間，不僅僅是關乎國家體面問題。

不像許多其他奧運代表隊制服得到國家的資助，美國奧運代表隊的制服卻要找私人贊助，所以，美國奧委會找來擅長運動裝的Ralph Lauren贊助。Ralph Lauren是典型的美國時裝品牌，產品走中高端路線，它和Calvin Klein、Donna Karan是時裝界三個被公認為最擅長市場策略的美國同名設計師品牌，在九十年代初，他們以鋪天蓋地的形象廣告和雷厲風行的店舖擴張而迅速崛起，從而促使美國時裝走向國際化，深化了「全球化現象」。品牌銷售的不僅僅是時裝，還代表一種美式生活方式，時值簡約主義盛行，歐洲的華麗和精緻暫時讓位，以致「美國風格」風行一時。

跟Calvin Klein的休閒格調和Donna Karan的職業女裝不同，Ralph Lauren擅長運動裝，尤其是他的Polo恤，所以，美國奧委會找該品牌贊助，無論從形象到實質上都符合一個國家代表隊的「身份」。

平情而論，奧運代表隊雖說是個「民間組織」，但運動員的表現多少體現一個國家精神，若運動員穿着一個他們視為具潛在威脅的「敵國」產品出席國際場合，多少傷了國民自尊心，美國朝野心有不快，倒符合人性和民族性，畢竟，人對鄉土的情感才是真正的「全球性」。

美國近年一直忙着「圍堵中國」，除加強拉攏日本、韓國等較富裕國家的力度，更在窮國菲律賓、越南等「興風作浪」，卻沒想到自家的「後花園」悄悄起火了。這也算是傲慢的美國「自作自受」了。